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二目錄

傳

五齊錄事傳

陳貞婦傳

東坡先生別傳

朝雲傳



西園存稿卷之二十二

羅浮張 萱孟奇甫著

元孫紹演來孫國樞補闕

傳

五齊錄事傳

五齊錄事不知何許人軼其姓氏周官有酒政以式法授酒材而節齊之其制有五五齊之御必擇三資三資備而後署之為錄事使糾飲者其說具五斗先生醉鄉記中錄事生而嗜酒日習酒遂善於酒又嘗撫拾古人飲者為酒徒傳以見志故籍

籍有酒稱然其意類淳于生之爲人一石而上醉
下之一斗醉又下之一杓一瀝亦醉錄事性任達
然偃蹇多窮愁而羞爲浮沉婉孌希鞠之態好恣
嬉浪譁其所部署飲者多一時井巷椎販狗馬博
跼之子縉紳先生諸貴遊或有所造集華屋廣筵
炊羔爨賦比絲竹金石以爲錄事權則愀然若有
失不及數行輒引去曰我非若所署錄事者也故
若常有所悲咽嘆慕則號召所部署少年去衣履
徒袒倒其囊直走市鑪躬爲提挈將混閉門據

坐散髮而歌環席而舞於是諸部署左右亦皆人
人攘臂濡首轉相枕藉者久之乃進諸左右若知
飲樂乎彼華屋廣筵比金竹炊羔爨賦五斗先生
嘗日爲歡場害馬故飲之宜有四醉之候有三母
起騎母緣曲毋貶向而桎體毋選議昔謝無奕嘗
逼桓司馬飲避之謝引一兵帥共酌曰失老兵復
得老兵何損司馬欣然司馬不驕矣夫洽情好聚
詠樂而又謬爲恭敬是石太尉之責孫掾也孟浩
然又貧困有與期赴薦於朝者浩然會有故人飲

西園集卷之二十一
權甚卒失期曰業權飲它何知焉夫貧困久矣
向者豈不以薦期失故人權乎故江諮議有言酒
猶兵也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
不飲不可一飲不醉錄事每讀至此輒擊節而起
安得江生同時哉因念徐邈爲尚書即好酣飲適
有問曹事曰中聖人上欲烹之得鮮于輔而後解
嗟夫選以此中禍乎阮嗣宗之於晉武庾子嵩之
於東海王何如也言未已淚簌簌數行下左右不
敢仰詰遂相與曳蒯緌動地而爲歌詩歌曰春將

莫今日西馳長劍光陸離兮令我悲君不歡兮
將何時歌罷復揮淚更進不休故縉紳先生諸貴
游皆日攝之是何恠作此物而酣酒病狂若是錄
事君里中里中帝酒者日益集亦自名其鄉曰醉
鄉名其室曰醜醜室室中有閫以外而至於應門
之童無不肖而爲飲也者鄉之父老子弟日與錄
事游亦無不肖而爲飲也者錄事酒徒乎而雅喜
爲聲詩時從頰頰問出之不求甚當又嘗以部署
左右徵逐不肯卒業亦稍稍自著其意而止不出

以示人故錄事自脫襁褓而有今日二十餘載矣
自侍父母繙詩書揣摩筆研外一切拜揖坐卧悲
喜歌哭笑語動止無不肖而爲醉也者時有縉紳
先生曰姤儀公舉葛洪氏酒誡一編以進錄事讀
不及終輒投而起曰有是哉夫才酣死名貪酣死
財勇酣死力智酣死機權酣死寵伎酣死憤諂酣
死勢此七者世無一幸諸縉紳先生皆酣之子謂
之何我之酣一酒耳子奈何欲舍我之一死以從
世之七死耶傳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宣御
神志適性順情而百福之會也故劉伯倫頌之天
地一朝萬期須臾日月戶牖八荒庭衢兀然恍然
縱意所如是以靈均忠臣憔悴溺死其過在不飽
糟而齧齏子其休矣吾烏知其餘於是姤儀公不
能對懷書而歸怵然終日錄事乃復召故所部署
少年直走鑪中脩飲事如故

余爲此傳蓋十年往友人鄧德咸見而說之爲
書一通於是翁刺史受父黎丈人惟仁相與讚
歎而歌之以付劊劊歲己丑居病廣陵偶得此

卷於塵籠中歎枕把玩歎希竟日至不忍卒讀
輒忘五齊錄事之爲故吾也夫過江無對周僕
射爲之輟飲舊鑪再經王將軍於焉迴馭然丁
彼此僑撫茲彫謝故興言寄慨千古餘悲余行
季纔三十而強追惟往昔相去幾何一旦親記
十年之前乃恍忽若隔世噫過此以往其何以
堪余因憶居里中家大人鏡山公初宦歸數勤
耒耜倉箱日饒毋氏謝太夫人持內秉日夜積
据以佐賓客幼弟二三人娛戲軒臺皆嬉若遊

龍沾沾自喜佔俾稍暇卽鮮衣爲馬於平康後
邪之間爲游閒公子以此時呼曹結伴對月臨
風或翹杯行何遲或唱不醉無歸奈何不一飲
三石一醉三日也自乙酉移家金陵時時往來
吳越間其人媿媿文弱皆禮法之士及北走幽
燕徘徊齊魯之墟所遇復多篤愿椎朴好傴僂
爲恭求余里中故所部署少年何濶絕也又去
家四千里而遙數遭荒儉資斧日竭屣屨告勞
婦嘆於室兒啼於門五年之間道路相半一月

之內懽無幾日嗟夫悲夫儔侶旣希心賞不常
朝參暮木蒲柳之資覺別炊玉爨桂翹蘖之事
未了雖畢茂世不暇持螯何次道胡由傾釀故
或良辰麗景勝集名筵非不坐對公榮尊開文
舉然戚戚懷憂憂相接時把酒而弗斟每臨
肴而忘味未及濡唇已齟然而曲肱矣郭聞喜
嘗語予令升所受有限吾恐用之不盡桓司馬
亦云年大來飲可三升白肉不過十盞余始恠
之何意今日忽踐斯境乃知秉燭之語良不我
欺碎兕之誠亦大不解人意耳既嘆之下適有
以里中諸少年書問錄事加餐別來飲狀者因
呼婦挾坐命兒濡毫從綿悒中口占數行于僮
簡重付劄劄歸示諸少年勉之哉行樂及時無
令吾家步兵復得以身後名而姍咲之也萬曆
己丑七日醞醕居士題於廣陵病榻

余觀五齊錄事之語其有所風耶彼所云七
酣者惟枯槁赴淵之士能一切謝絕以獨伸
其往夫且潔而之乎無何有之鄉烏能羣推

販博蹋鬪雞走狗之間去衣履走市墟躬提
挈滌漉散髮謔舞也錄事年未及壯卽所爲
聲詩欲覆之甌業不能自秘又未嘗涉足畏
途有所抵牾以偃蹇窮愁於當世貴人何所
皇遽而用醉自逃若是豈其能自信六者而
憂才酣之不免耶悲乎錄事之志已錄事故
與管城子松滋侯卽墨君褚先生者友最蚤
歡無何乃進青州從事平原督郵於四君四
君心內弗善也錄事用是稍訕從事督郵以
專游於四君四君稍視其兩肘屢舉習習不
復如故則令復進兩君余以是而知錄事殆
亦非酣酒者唐人故稱飲中八仙錄事豈其
九耶萬曆壬午五日晉陵翁仲益題於寶安
縣署

余與居士友狎弄杯觴時時白眼箕踞作沈
酣狀和歌鏗乎中宮商心甚異久之探籠中
得居士所爲五齊錄事傳乃知醉酣不與七
者伍意有所逃也壽殤天彭各適其適枋榆

尺晏輒笑扶搖所酣之量異也因錄一通授
剗剗抒短語以覆之居士然否浮丘真侶鄧
良佐書于紫烟樓并識

余讀五齊錄事傳未嘗不三復而嗟嗟乎錄
事之所以爲事乎夫知錄事醉鄉之游面羅
浮枕滄溟歎糟醅止於醉鄉耶抑出於醉鄉
之外而復有所謂游耶是故懷瑾握瑜非酒
弗遣靈景嘉晨非酒弗償樊籠濁流非酒弗
滌然矣寧知無窮之門無極之壘非酒弗游
乎方其數升洋洋悠悠若泛虛舟及旣數斗
陶陶默默與造物游其于一窮達輕死生齊
物我殆筌忘之矣斯固酒中之趣錄事之所
爲沉酣於醉鄉也乎錄事有傳部署有歌詳
矣不揣醉墨厠諸末簡羅浮山樵黎民懷
余生平不識醉鄉卽良晨嘉夕賓客驩謔或
強引一杓不能竟輒推去所至側弁在前梟
盧在傍不以爲黜我而去之也頃得酺醑居
士所爲五齊錄事傳讀未卒業輒不知其陶

陶兀兀神醺而氣酣矣里中酒人或諷余曰
子醒者之徒安所得沈冥之趣余聞之欣然
笑曰醺雞哉夏蟲哉子之譚醉理乎不知其
醉安知有醒昔何水曹眼不識杯鎗吾不以
爲醒楊子雲口不離酈滌吾不以爲醉各適
其真也桓宣武嘗問孟萬年曰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孟荅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余以爲
彼此俱失矣不見大鵬之與尺晏乎枋榆天
池均所適也其真同也苟同其真且爲通
爲達爲得大道之本醉醒豈然理哉不然卽
生而拍浮死而墓陶家之側奚所益於醉理
也或者唯唯載拜謝曰僕今且毀罌杓廢滌
漉而從子醉鄉游矣萬曆丙戌江都陸君弼
無從甫題於觀濤舟次

陳貞婦傳代

萬曆某年某月巡按南直隸監察御史宋仕特疏
於朝顯忠遂良發潛而聞幽陛下之陽教彰
矣有婦人焉請亟旌之以風天下之從一而終者
宜興貞婦陳其一也報可於是賜以棹楔表於衢
路時貞婦蓋棺已若干年爲壽七十有二於制合
於論定云然踔絕之行弗傳聖天子維持陰教
之意罔以詔來世此彤管之責也爲陳貞婦傳傳
曰宜興陳貞婦者陳公古愚之妻孝潔先生之母

而侍御孟諤之大母也世爲承塘里人姓邵氏生而端靜其父邵公某絕憐愛之不輕字人古愚公者其間左也甫髫卽誦通著聞又爲名家子邵公某數屬日焉此快婿急之勿失遂以貞婦歸古愚公時古愚公蚤失母而母蔣入室爲尹伯奇者數矣居久之古愚公之父思堂公丞桐廬古愚公往省桐廬貞婦竊嘆於室淚滢滢被面也附耳而別幸善事我繼姑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無何古愚公之計至或曰暴卒也蓋卒於繼姑之手云

是貞婦一昔也其先大以福偏爲贈此先伯祖少保公之賜也少保公者吳文肅公也縞之端有芝五色叢系焉聞計貞婦擊胸呼天妖夢踐矣一慟幾絕稍蘇卽引髮自刎不殊者數指侍兒環泣夫妃易耳遺之腹者謂何乃強起稱未亡人晝則捷戶夜則抱棺哭無時間左右無不爲貞婦轍者蓋自孝潔先生出腹而喜可知也逾年桐廬公罷歸貞婦一子一母於嗷嗷何有橐中裝未亡人何敢問焉然蔣故耽耽朝夕絮數人盡夫也婦

何爲者未亡人乃日抱藐諸孤而啼於廟凡婦所稱未亡人強視息不卽爲地下驅狐狸者以在拘呱呱耳項之辯其癡尚可尋也天乎天乎豈以未亡人不能爲宛頸獨宿之黃鵠乎遂抉一目示桐廬公矢靡他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陳貞婦之謂乎蓋隄十五年孝潔先生輒能盡讀其父書而文日益有聲爲博士弟子高等執經問業者日益進雷孺人者復侍膝下未亡人獲稱尊章諸孫繞膝玉帛相埒爲章終以講透迤之崇罔左右無不艷慕天之報施貞婦者顛如此嗟嗟艱難險阻備嘗之矣貞婦故篤孝桐廬公捐資客輒先諸娣姒拮据大事曰親喪罔所自盡也必誠必信未嘗以孤孽少見幾微蔣姑者子某驚日聞於牆孝潔先生數爲其所矜創甚貞婦飲泣躡足若孤孽也謹避之耳亦未嘗反唇久之驚子竟破蕩孝潔先生數收恤之有加則貞婦賢有教矣時貞婦產且日斥然珠璣弗耀於首綺紈弗傷於身非公事蠶績不休曰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魯敬姜語我矣攻苦力
作七十二年如一日而貞烈之性天實植之白首
不少衰嘗疾病輒勅斷醫藥子若孫長跽以請叱
曰未亡人幸爲而家大母矣尚不可以從而大父
驅狐狸地下乎而且以嫠爲何似能令其臂更爲
人所握而胗乎此與斷臂之封何以異諸詩曰謂
余不信有如皎日又曰有美孟姜德音不忘貞婦
有焉可以傳矣孝潔先生名一經以子貴封如子
官詳具郭中丞傳中孟諤名子建不進士。

東坡先生別傳

先生故字和仲改字子瞻詳具老泉字二子說年
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先生嘗爲作叢
妙堂記者先生所居書室前竹柏雜花叢生滿庭
有桐花鳥四五日翔集一次此鳥毛羽珍異人罕
見者今馴擾不避人間里皆以爲瑞至和二年開
制科試張文定公安道字成都老泉携先生與子
由往謁焉文定公與語大奇之遂留先生子由於
邸齋試以六論文定公密覘之子由一題有疑先

生不言第。拈筆敲几曰：管子注子由，又問其次。先生抹之，此無出處。公欲以試我兄弟也。次日，文定語老泉，二嗣皆天才長者，明敏尤可愛。然少者謹厚，他日成就或過之。先是歐陽文忠公與文定故不相聞問。文定既得先生兄弟，曰：我何足為公重。遂治書具裝遣人送先生兄弟，往謁文忠公。既至，文忠得先生兄弟，著作作喜。文定得人，即以書報文定曰：後來文章當屬二蘇矣。廣為延譽，力相推挽。於是二蘇之名大噪一時。時同赴試，蘇轍集京師

宰相韓琦語客曰：二蘇在此，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於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故事，試皆八月子由，忍得末疾，不能及期。琦請於上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衆望。須展限二十日，遂以九月開試。著為令。後相國呂公著以制科何至秋末為疑，先生乃以語呂。呂曰：韓忠獻亦賢矣哉。先生遂以嘉祐元年舉進士。二年赴禮部大科試，亦以六論皆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以五通為

合格人士往往以不記出處為苦先生兄弟白老
泉慮一有黜落奈何老泉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
和題一罵題可也獨先生筆力豪騁不能作賦文
忠公主試銳意欲革近世文章之弊先生為童子
初受章句老泉即以孟子授之梅聖俞作考官得
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似孟子然中引臯陶
曰殺之三兇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聖俞亟以示
文忠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為他考官所落矣乃
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臯陶之先生徐
曰想當然耳何必須有出處聖俞大快復以春秋

對義居第一及殿試中章衡榜進士文忠公曰自
學者變格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子瞻不惟遲久
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一日語其子斐
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着我矣先生
一日問文忠公曰五代史可傳後乎公曰脩於此
竊有善善惡惡之志先生曰韓通無傳安得為善
善惡惡公默然時丁成國程太夫人憂嘉祐四年
喪除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六年應制科入第三

等除大理評事七年簽書鳳翔判官上嘗詔太醫
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鏤板模印以賜郡縣
與律令同藏窮遠或莫聞知聖澤壅而不宣先生
至書以方版捐之通塗不獨流傳民間痊疴愈疾
亦欲人知上恩也時先生初室通義郡君王氏卒
於京師王氏名弗青神王之之女卒年二十七
有子邁先生在鳳翔凡三年治平二年罷鳳翔來
京師道由華岳忽隨行一兵遇祟甚狂白褫其衣
巾不已先生使人束縛之而衣巾皆墜人皆曰此

岳神之怒也先生因謁詞且曰某之無祈今之
回無禱特以道出祠下不敢不謁而已隨行一丘
狂發遇祟而居人曰神之怒也未知然否此一小
人如蟻虱爾何足以煩神之威靈哉此人有隱惡
則不可知不然以其懈怠失禮或盜服御飲食等
小罪耳何足責也當置之度外竊謂岳鎮之重所
隸甚廣其間強有力富貴者益有公爲奸慝神不
於彼示其威靈而乃加怒於一卒無乃不可乎某
小官一人病則一事關願怒之非某愚直諒神不

西園存稿 卷之三十一
聞此言出廟馬前一旋風突而出忽作大風震動
天地沙石驚飛先生曰神愈怒乎吾弗畏也冒風
卽行風愈大人馬皆辟易不可移足或勸之曰禱
謝之先生曰禍福天也神怒卽怒吾行不可止其
如予何已而風止竟無別事先生徃徃喜與鬼神
辨論後爲禮部尚書日次子追之婦歐陽氏文忠
公子禁之女產後因病爲祟所憑曰吾姓王氏名
淨奴滯魄在此久居矣先生曰吾非畏鬼人也且

京師善符劍遺厲者甚多決能逐淨奴以愚而死

死亦妄爲祟因爲言佛氏破妄解脫之理喻之曰
汝善去明日昏時當用佛氏功德之法與汝婦輒
介瓜曰感尚書去也婦良愈明日昏時爲自書功
德疏一通仍爲置酒肉香火遣送之無何迨之幼
乳媼忽云有賊貌瘦而黑衣以青先生數使人索
之無有也乳媼俄發狂聲色俱怒如卒伍輩唱喏
甚大先生徃視之媼輒厲聲曰某卽瘦黑而衣青
者也非賊也鬼也欲此媼出爲我作巫先生曰寧
使其死出不可得曰學士不令其出奈何只求少

功德可乎先生曰不可又曰求少酒食可乎先生曰不可又曰求少紙錢可乎先生曰不可又曰只求一杯水可乎先生與之媪飲畢仆地而甦然媪之乳因此遂枯余按先生嘗以呪法授王君善行天心正一法者詞曰汝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你若不吾崇吾亦不你苦豈追之婦迨之乳媪發狂時此呪詞尚未製耶先生自鳳翔還判登聞鼓院英宗欲召先生卽知制誥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

天下之士莫不長慕修服皆欲朝廷用然後取而用焉今天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誥卽未可且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注與制詔爲隣未可遽授不若且與館閣中擇近上帖職與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先生聞之曰公所以遲某之意乃古之君子愛人以德者也治平三年始授先生直史館是年老泉以修太常因革禮書卒於京師英宗命有司具舟載喪先生護之還蜀先生與子由在苦次前後六年四方贊求詩

父者一切禁斷不應治平四年葬老泉於睢州次年神宗卽位是爲熙寧元年先生免喪二年還朝監官誥院三年范景仁舉先生充諫官四年兼判尚書祠部王安石用事嘗得先生文嘆曰子瞻人中龍也時安石字說盛行先生戲問安石竹鞭馬爲篤矣不知竹鞭大有何可笑又坡者土之皮豈滑者水之骨乎安石不答因問先生鳩字何爲從九先生曰詩云鷓鴣在桑其子七兮和爺和娘恰是九個安石欣然久之乃知先生爲戲也先生因

進曰丞相蹟微香窮制作某不敢知每每率附學者承風有不勝其鑿者以犇麤二字言之牛之體壯於鹿鹿之走速於牛今積三爲字而其義皆反何也安石不悅安石又欲變科舉法先生議復不合一日宴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云光武兵渡滸沱河旣濟未濟一云劉寬婢汙早朝衣家人小過最後先生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大畜小畜蓋指荆公父子也衆皆絕倒安石之黨滋不悅以先生

攝開封府推官有知襍御史復奉安石風旨誣先生以言語過失先生未嘗一言自辨第乞外任遂通判杭州先生中表文與可最厚善同在館閣數四力戒先生送先生行詩有曰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後黃州之謫正坐杭州之詩也杭州科場開先生監之錢唐之士貢於禮部者凡九人先生權領郡事新太守林子中將至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先生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者色蕪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先生判曰兵去不許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請宜不允元豐初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貼司馬溫公姓名又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先生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處分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也安可盡廢未幾宮車宴駕而裕陵之美意卒不能行故先生爲杭倅凡三年不得代以子由在濟南

求爲東州守得請遂知密州杭之郡寮聞先生有
密州之命會餞先生坐中營妓出牒鄭容求落籍
高瑩求從良坐中以呈先生先生於坐中索筆爲
減字木蘭花書牒後云鄭莊好客容我樓前先墮
幘落筆生風籍籍聲名不負公高山白早瑩骨冰
肌那解老從此南徐良夜清風月滿湖蓋用鄭容
落籍高瑩從良八字於句端也先生臨發乃納朝
雲爲侍妾朝雲別有傳熙寧八年到密州任卽以
書上韓丞相曰軾到郡二十餘日矣見物惟會遇

寒霧少食愚拙宜久處也自入境見蝗以蒿蔓聚
蝗虫而痊之道左纍纍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
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然吏皆言蝗不爲災甚者
或言蝗爲民除草使蝗果爲民除草民將祝而來
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唐見飛蝗自西北而來聲
訖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彌望
蕭然方且重復檢按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問
矣且民非獨病旱蝗也方田之稅不均已久然民
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於期月之

問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密州之鹽歲收稅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不能盡買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能盡買必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賣其存者與糞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時饑民多有棄子者先生因盤量勸誘得餘米○有別儲之專以收養棄兒月給六斗比朞年養者與兒皆不失所所存活亦數千人時先生仕宦已十有九年矣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及守膠西意在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有後杞菊賦具全集中然先生處之朞年貌加豐髮之白者反黑於是治園圃伐安丘高密之木於廢圃之北因城爲臺于出時在濟南聞而賦之名曰超然復以漢曹參之師

曰蓋公者密人也求其墳墓子孫不可得而師其
清淨之言想見其爲人爲蓋公治新寢於黃堂之
北名曰蓋公堂爲之記與超然堂記皆具全集中
熙寧十年就密州差知河中府無何改知徐州元
豐元年涖徐州河決澶州曹村埽先生治水有功
上降詔獎諭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
十三人發常平米改築徐州城外少城先生創木
岸四一在天王堂之西一在彭城之下一在上洪
門之西北一在大城之東南隅有大堤中五皆築

塞水不復至先生謂黃河率常五六十年一決徐
州最處汴泗下流上下二百餘里皆阻山水尤深
悍難落不與他郡等恐久遠倉卒吏民不復究知
故因上之所賜詔書而記其大畧并刻諸石併具
其詳藏於有司謂之熙寧防河錄復卽徐州城之
東門爲大樓壘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能勝水
也子由嘗賦之具樂城集城外有王陵母劉子政
二墓先生欲爲作祠堂不果後孫莘老守徐先生
以書屬焉徐有雷勝者隴西人以勇敢應募爲京

東第二將騎射敏妙按閱於徐徐人欲觀其能先生因爲小獵城西又有殿直鄭亮借職繆進皆騎而從駐泊黃宗敏者舉止如諸生亦戎裝輕騎出馳絕衆客皆驚嘆相與賦詩先生爲獵會詩序具全集中徐州南北襟要謂之東京自昔用武之地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產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先生常令三十六冶每戶點集壯夫數十人

持兵刃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備徐之民遂得安堵先生常與顏長道遊百步洪相地築亭種柳後王定國來訪棹小舟與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歸先生時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咲以爲李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徐有山人張天驥者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朝放暮歸有亭曰放鶴亭先生日從賓客僚吏數同山人飲酒於亭而樂之熙寧十年子由保母楊氏金

蟬年六十八卒於徐時子由官於宋先生載其柩
殯於開元寺後至元豐八年先生自黃徙汝乃塋
楊氏於宋之東南三里元豐二年三月移守湖州
先生答呂熙道書曰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
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也先是浙中冬雷發洪
太湖水溢春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五六月繼之
以早早晚皆傷高下並損入冬諸郡閉糴稅務司
用例違條收輸穀脚力錢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
等州至百餘錢先生甫下車卽印榜之餘道止此

兩事米穀通流價亦稍平又以本州屬字號壞秦
乞度牒二百道募人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減
價出賣每斗六十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以此錢脩
完緊要解字一半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又本
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百六十萬乞特許
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其餘候豐熟日隨年額起
發幸蒙朝廷許輟上供二十萬石出糶望更輟富
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祇乞以此錢收賣銀絹上
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少解錢荒之患亦

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助官賑貸及用
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勸誘之利未
及貧民而誅求之禍先及上戶惟有多糶官米一
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其利上皆
從之御史李定何正言舒亶以先生到任謝表中
有曰知其愚不識時難以追賄新進察其老不生
事或能牧養小民以爲怨望抵湖州僅二十日即
被中使皇甫遵道追攝親戚故人皆驚散獨王子
立王子敏不去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爲天何如
而取先生家致之南都時先生有一兒稍長徒步
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
家取先生所著書州郡望風遣吏卒圍船搜取長
幼幾怖死旣去婦女恚罵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
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真宗朝徵天下隱士得杞
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
詩送卿否朴言微臣妻有一詩云更休落魄貪盃
酒再莫猖狂愛咏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
老頭皮上大咲放還山先生出門妻子不能送皆

泣先生顧同安君曰子獨不能如楊朴處士妻作
 一詩送我乎同安君不覺失笑先生亦笑遂行王
 禹玉復舉先生咏檜詩奏神宗曰根到九原無曲
 處世間惟有蜚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乃求之地
 下蜚龍非不臣而何八月十八日遂下先生於御
 史獄獄吏問曰此詩有譏諷否先生曰天下蒼生
 望霖雨不知龍在此中蟠獄吏大咲先生倅錢唐
 日又有詩用陶隱居挂冠神武門事獄吏亦問詩
 所出先生倉卒私念隱居本傳有見齊將衰欲

去之語不敢以實對乃謬言往官鳳翔見壁間王
 嗣宗詩云欲挂衣冠神虎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
 將舊斬樓蘭劍旋博黃牛教子孫軾之詩本此舒
 豈諸人聞之果大咲蘇軾未嘗讀陶隱居傳也因
 釋不問故至今遂傳此詩為王嗣宗詩十二月二
 十日皇太后升遐獄吏以先生罪人不許成服先
 生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有輓詩二首具全集
 中長子邁隨在京師先生與之期送食惟菜與肉
 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門以為候邁謹

守踰月忽狼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親戚代送而
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鮓送之先生大駭自知不免
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
堪死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二詩授獄卒梁
成以貽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聞詩曰栢臺霜
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何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鷄額中犀角真吾子身後牛衣媿老
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聖主如天
萬物春小臣愚暗白以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

無端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風雨獨傷神
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二詩見捫蝨
新談全集未載神宗初未嘗有意殺先生見獄吏
所上二詩心動時又有朝士賣先生一詩冊內有
墨君堂記李定輩復摘之以墨君爲指斥及衆請
用深文者上皆拒之王禹玉之黨復有舉先生咏
檜詩爲言者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以此論彼自咏
檜於朕何與一日慈聖曹太后語上曰官家何事數
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者輒加謗

訕至形於文字太后曰得非軾轍乎上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蘇轍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感動始有貸先生意及與近臣論人才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唐李白文才頗同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獄具既上昏鼓畢先生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于地卽枕卧之至明鼓先生睡

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先生徐轉問之卽口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直輩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先生起居狀適先生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先生遂得寬釋謫爲團練副使黃州安置先生之在獄也天下之士聞之無不爲先生悲痛者環視而不敢掠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上府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疏至登聞鼓院投進

怒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先生出獄見其副本因吐
舌動色有問其故先生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
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怒力或問之子由曰
獨不見鄭崇之掾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
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
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
也吾兄何罪但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今安道之
疏乃云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
怒乎但一時急欲抹之故爲此言耳客曰然則抹東
坡宜爲何說子由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
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後世子孫因而
殺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
以止之旨哉言也先生旣謫黃州復以先知徐州
日不覺察妖賊事取勘已而有旨放罪乃上表謝
上讀至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笑語曰畏喫棒耶元
豐三年二月朔先生始至黃進士潘丙謂先生曰
異哉公始受命吾黃人未知也先有神降於州郭
氏宅曰二月朔蘇公將至恨吾不及見也已而公

果以是日至明年正月丙又謂先生曰神復降于郭氏矣先生往觀之則衣草木爲婦人而手把筯使二童子扶之以筯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名媼麗卿字也自幼讀書屬文爲伶人婦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吾夫納吾爲侍妾而其妻妬悍殺妾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爲直其寃且使我有所職於人間世所謂紫姑神者其類甚衆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畱爲公賦詩且舞以娛公頃刻數十篇妙思敏捷雜以嘲談問神仙

鬼佛變化之理應答如響出人意外又作道調梁

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天下何惜尺寸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先生曰予觀何氏生見掠於酷吏死見怒於悍姬而終不指刺史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終不顯言陰私可謂管矣又雅好詞賦而耻無聞於世皆可賢也粗爲錄其事答其意焉其全集中先生初寓居定惠寺墮僧一食一見太守外卽杜門不出閒居未嘗著書惟觀佛經以遣日亦不復近筆硯後遷臨臯亭乳

母任氏名採蓮年七十二卒採蓮乳先生之姊八
娘及先生又嘗負抱先生三子邁迨過者元豐三
年十月葬於黃州東阜黃岡縣之北先生誌其墓
誌其全集中先生數困乏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
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也正卿杞人嘗爲太學
生先生偶至其書齋書杜子美秋雨嘆於其壁正
卿卽辭歸不出白首固窮者詳仇池筆記元豐五
年壬戌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故稱爲東坡居士
雪堂在黃州城南四百二十步大雪以爲之因繪

雪於四壁皆滿故名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
榜之其前有細柳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有大
治長老桃花茶巢元修菜何氏叢橘又種秔稌蒔
棗栗栽松期爲可斲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
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爲雪堂之勝景也以黃
州食物賤風土稍可安自謂未得去去亦無所歸
必老於此有書與秦觀曰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
絕有蜀人王生在武昌余過訪之徃徃爲風濤所
隔不能卽歸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

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余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白醇醖柑橘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錢有水路可致豕肉如北方諸羊麀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人借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濟乎西園公曰終不如與楊宗文王元直諸君往來瑞草橋西夜還何村對坐庄門喫瓜子炒豆也先生遂卽東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炊一牛牛忽病幾危呼牛醫療

之云不識症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說先生曰此牛發豆斑療法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先生嘗舉似章子厚曰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黑牡丹俗言牛也子厚曰我更欲畱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遂大咲而別是歲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盡先生以大麥爲飯嚼之噴噴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虱子然日中腹饑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美淨滑有西北村落氣味

今日復令庖人雜入小豆作飯尤有味王夫人大
啖曰此新樣二紅飯也廩入既絕痛自約節因司
馬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
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先生在黃往還者亦多
貧復殺而爲三有召者先以此告之一曰安分以
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又日用
不得過百五十文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
三十塊挂屋梁上平日取一塊給一日之用有餘則
別貯之以給賓客此賈耘老法也與定國書曰
日用須少儉嗇勿輕用錢物一是遠地攻心萬一闕
之不繼一是災難中用以貶惡消厄致福之一端也
與李公擇書曰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一慳
耳而文之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
世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
因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後佛印聞之
一日與先生同飲佛印曰敢出一令望納之不慳不
富不富不慳轉慳轉富轉富轉慳慳則富富則慳
先生見有譏諷卽答曰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轉毒

轉禿轉禿轉毒毒則禿禿則毒捧腹久之與李端
叔書曰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
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
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
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
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
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
者足下所見及皆故我非今我也又時時布衣芒
屨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木與客爲樂每數日必

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旬不
返爲守者極病之先生不顧也蜀中食品南方多
不知其名著者先生在黃有詩贈君木魚三百尾中
有我黃子魚子者櫻筍也荳莢圓且小槐芽細而
豐者巢菜也二物蜀川最爲貴重先生去鄉已十
五年矣思巢菜不可得會蔡之條自蜀來使歸致
其子而種之東坡之下又作櫻筍鮓以蜜浸可致
千里外嘗以餉人七月旣望與客泛舟於赤壁之
下有前赤壁賦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千里月出

房心間風露淒然獨與邁棹小舟復至赤壁西望
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之以寄參寥
至十月旣望又與客遊之有後赤壁賦皆具全集
中先生嘗與客論食品取紙一幅書以示客爛蒸
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箸南郡麥心
麩作槐芽溫淘糝裹邑抹猪炊香粳成飯薦以蒸
子鵝吳興庖人斫松江鱸旣飽以廬山康王谷簾
泉烹曾坑闔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先生
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咲也樂城遺事手瞻諸文
皆有奇氣惟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
公皆莫能及也唐子西亦曰東坡赤壁二賦一洗千
古欲髣髴其一語畢世不可得故先生以二賦自
矜如此十二月十九日先生生日亦置酒赤壁磯
下据高峯俯鵲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尤
二生頗知音謂先生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
人問之乃進士李委聞先生生日作一曲曰鶴南
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旣奏新
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坐客皆引

滿大醉委袖出佳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先生咲而從之詩曰山頭孤鶴向南飛載酒南遊到九疑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憐時復犯龜茲是先生一年而四遊赤壁矣余按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也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峯對圖經又云在嘉魚縣西蓋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史書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靈運書云予

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

登岸閱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畊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有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爲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先生特借操事譏當時用事者爾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有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先生必携客宴集其下凡五醉焉有詩一長篇徃徃喜爲人書之一夕先生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

起行念無與樂者遂步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
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
柏影也先生曰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人閒
如吾兩人耳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立春天欲明
先生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
先生卽取筆疾書其上曰三陽旣至庶草將興爰
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
須臾之間誰爲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
者傍出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喚醒也又嘗夢神

考召入小殿賜宴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此與先生初應舉時自蜀來過華清宮夢唐明皇
召見令賦揚太真裙帶詩遂成進士今之夢賜環
之兆也一日與數客飲酒有純臣者適至時秋熱
未已而酒白色先生曰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賦任
見大王旣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
乃以爲炙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
而歸已三鼓矣春草亭在郡城之外先生咲曰此
是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也陳后山

叢談純臣失其姓當是不可與作緣者先生嘗自謂見眼前無一個不好人此其一也元豐七年夏四月遂有量移汝州之命黃有營妓李琪者小而慧頗知書札先生亦喜之未嘗獲先生翰墨之賜及移汝郡將祖行酒酣琪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先生取筆大書東坡七歲黃州任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先生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畱

詩一座擊節黃州人潘邠老以詩名徵先生遊先生往汝州以雪堂付之邠老因君焉先生過金陵下荆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先生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咲曰禮豈為吾輩設邪因招遊蔣山荆公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先生應聲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沉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客從後觀之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徃徃受困今日反為蘇公所困矣先生至汝州

表謝上裕陵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憾者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兄弟竝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繚緲中之語蓋自言兄弟皆應直言極諫之選今乃以詩詞被譴非其罪也非怨望而何裕陵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實無他腸憾者語塞先生至九江初入廬山廬山僧俗曰蘇子瞻來矣皆來求詩先生留開元寺十日有瀑布漱玉亭三峽橋諸詩至泗上表乞常州居住毘陵志謂宜興蔣之奇與先生同年進士之奇嘗爲觀文學士知杭州與先生有約居宜興第歐陽文忠公亦之奇舉主乃構彭思永造中篝之言以汙文忠公者先生豈與之比乎先生謝表曰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繚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去汝尚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憂近在

且夕與其強顏忍耻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
控告於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餽粥
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上從之元豐八年先生
物至常僦居於通眞觀側郭知訓提舉宅中有書
與王定國曰近在常置得一小庄子歲可得百石
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
也庄在宜興之黃土村田主曹姓宜興單秀才居
問先生買之後曹復興訟官察而斥之矣先生乃
投牒以田歸曹故又有書與王定國曰吾無求於

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餽粥耳所至詢問終不可
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
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居常州甫一
月卽復朝奉郎知登州先生有海市詩序曰予聞
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常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
見矣予到官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
明日海市見焉乃作此詩亦不偶也先生到郡五
日卽以禮部員外郎召途中偶遇當時獄官獄官
甚有愧色先生戲之曰有蛇螫殺人爲冥府所逮

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
冥府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
矣獄吏推驗不誣遂得免良久牽一牛至獄吏曰
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活
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牽一人至曰此人
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卒妄言亦有黃
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
汝爲人豈有黃何功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
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獄官色沮而去哲宗元祐

元年先生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鑲緋尋除中
書舍人先生嘗課門人輩作人物不易賦或人戲
作一聯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襲其書而
戴其帽未是蘇公時士大夫皆效先生頂高桶帽
謂之子瞻樣故云司馬溫公方執政先生狎侮諸
公皆有品目惟於溫公不敢有輕重溫公見賓客
多議論語言不窮一日先生謁之謂溫公曰告相
公少任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溫公大不樂遂不
復語後論事偶不合先生曰相公此論故爲驚斷

四庫全書
卷之三十一
四三
踢溫公不解其義曰驚安能廝踢先生曰是之謂
驚斯踢及論免役差役利害亦不合先生歸舍方
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溫公之黨復
緣熙寧謗訕之說以逐先生先生嘗曰昔之君子
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
一也軾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乞
補外不許復遷翰林學士議者且以先生爲執政
矣溫公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
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

文稱又言王安石翰林亦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
事以安石亦止可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
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於是先生復知制
誥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先生呼
曰貢父平生作劄子今日纔殺人也貢父引疾謁
告先生一揮而就都下傳寫爲之紙貴呂微仲豐
碩先生每戲之曰公真有大臣體此坤六二所謂
直方大也微仲拜相先生當制詞曰果藝以達有
孔門二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一日

先生謁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先生不能堪
良久見於便坐有一莒蒲盆畜綠毛龜先生云此
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
先生曰伶人敬新磨在殿嘗進口號曰不要鬧不
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抵
別人三覺微仲大笑魏公喪在殯秋燕太常議天
子絕期不妨燕先生當撰致語上疏援荀盈未葬
平公飲酒樂膳宰屠蒯以爲非周穆后旣喪除景
王以賓燕叔向議之以爲若絕期可以燕樂則平

公景王何以見非或曰天子絕期謂不爲服也不
爲服則不廢樂太常之議是矣以爲情有所不忍
則特輟樂如屠蒯叔向之言可也不當便以絕期
爲言如富鄭公母在殯而仁宗特罷春燕帝之叔
豈不重於宰相之母惜先生不知此也元祐三年
省試先生知貢舉旣鎖院緘封一簡送李方叔令
其就試值方叔他出僕置之几上章子厚二子曰
持曰援適來竊觀乃楊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子
驚喜携去方叔歸求簡不得悵惋不敢言已就試

持接模倣先生意先生讀而喜之以爲必方叔魁
矣及拆號乃章持先生失色再閱一奇卷先生謂
同考曰此必方叔視之乃又章接也方叔竟下第
先生出院聞故大歎恨作詩送方叔歸曰平時謾
識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方叔之母歎曰蘇學
士知貢舉汝不成名復何望哉後先生帥武定諸
館職餞於惠濟寺先生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
二校理常希古少尹曰三君但飲此酒酒醕當言
所罰三君飲竟先生曰三君今爲王_三而失李方

叔茲可罰也三君者無以爲言慙謝而已張文潛
舍人在座亦舉白浮先生曰先生亦當飲此先生
曰何也文潛曰先生昔知貢舉而遺之與三君之
罰均也舉坐大笑劉元城語錄元城嘗與先生同
在貢院元城語人日子瞻早起洗面了遶諸房胡
說亂話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皆不得看卷子子
瞻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卷故在贛上相會坐
時已自瞌睡不知子瞻當時許多精神那裡去時
已知子瞻之不永也已充館伴北使國家與遼歡

盟文禁甚寬率以談謔詩文相娛樂遼使素聞先生名思以奇困之述其國有一對曰三光日月星凡以數言者必犯其上一字徧國中無能屬者先生曰我能而君不能亦非所以全大國之體何不曰四詩風雅頌天生對也遼使方共歎愕先生徐曰某亦有一對四德元亨利遼使睢盱欲起辨先生曰而謂我忘其一邪謹闕而言兩朝兄弟邦卿爲外臣此固仁祖之廟諱也使臣大駭服旣又有所談輒爲先生逆奪之遼使自愧弗如及白溝往

反辭舌不敢復言他矣先生嘗侍上讀祖宗寶訓勸上勤學欲自漢至唐君臣大節國家政事之要爲一書以備進讀無何先生去國未逮後林子中謾三朝政要卽竊取先生之義也先生在講筵因論黃河西流及夏人寇鎮戎事當軸恨之累章請郡元祐四年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杭府治前有紫薇花二株唐時白樂天守杭時所植者先生行神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佛印禪師饒州人時住持潤州金山寺先生赴杭過潤爲畱數日一日

佛印挂牌與弟子入定先生便服入方丈見之佛
印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先生戲云暫借和尚
四大用作禪床佛印曰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
卽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便當畱下玉帶以鎮
山門先生許之卽解玉帶置之几上佛印曰山僧
四大本無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先生擬議
未卽答佛印呼侍者急收玉帶先生笑而與之印
遂取衲裙以報先生性喜嗜猪在黃州時嘗戲作
食猪肉詩曰黃州好猪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肯

食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
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先生過金山
佛印燒猪待之爲人竊食先生戲作詩曰遠公沽
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
知辛苦爲誰甜及涖杭有漏稅人南劍州鄉貢進
士吳味道以二巨菴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
宅先生呼味道前訊問其菴中何物味道恐感曰
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百
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

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今負天下重名而
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恕
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
邦罪實難逃先生熟視之笑呼掌牋奏書吏令去
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與
手由書一紙付之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
也無妨來年高中過當却顧也味道竦謝再三
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
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時毛澤民爲法曹先生以

衆人遇之澤民與妓瓊芳善及秩滿辭去作分飛
詞以贈妓云淚濕欄杆花着露愁到睂峰碧聚此
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
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先生
一日宴客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先生
語坐客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軾之罪也翌日
折柬追回澤民畱連數日每預文酒之會必令瓊
芳侍飲後在惠州又有書與陳伯修曰毛澤民高
文恨知之者少公能援達之乎澤民因此得名又

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自今春已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故負之也先生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扇至先生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草聖及枯竹木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出始踰府門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償所逋後至不得者不勝懊恨每遇春日一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適晡後

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而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游舫已裝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云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烟雀尾艫此與山公習家池之樂何異靈隱寺僧了然戀妓李秀奴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發獄院推勘先生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先生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秃奴

修行忒煞雲山頂上空持戒只因迷戀玉樓人鷄
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
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
赴市曹處斬歲值饑饉先生設法賑貸作病坊
以濟溝瘠及還京爲翰林學士嘗與某宣德書
曰蒙遣人致金五兩銀一百五十兩爲贖軾自
黃遷汝亦蒙公厚餉當時隣于寒殍尚且辭避
今忝近臣尚有餘瀝未卽枯竭豈可冒受又恐數
逆盛意非朋友之義輒已移杭州作公意捨之病坊

此蓋某在杭日所置今已成倫次歲收租米千斛
所活不貲故用助買田以養夫民之窮者此公家
之法故推而行之以資公之福壽某亦與有榮焉想
必不訝先生之遺愛在杭者深矣先生酷愛西湖
有詩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也相宜又曰雲
山已作歌眉淡山下碧流清似眼捫蝨新談云要
識西子須看西湖要識西湖須看此詩余謂越之
破吳也以西子兀木欲立焉吳山亦聞先生之詩而
興投鞭之志非先生之詩爲崇乎六年召入爲吏

部尚書未至以第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報先生復侍邇英數月當事者益不樂先生復欲外補將乞許有彭孫者本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酣慢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憲以足踏其頭曰奴諂不大甚乎孫在許下私捉逃軍三百人役之先生欲至許斬訖乃奏會除潁州乃止子由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

慮圖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賦頌碑銘序記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以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拯溺也先生得書聳然後子由

監筠州酒稅先生餞之郊外子由不交一語唯指
口以示先生時趙令時俸穎大雪人饑一日天未
明先生簡召令時曰某一夕不寐念穎人之饑欲
出百餘千造炊餼救之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
傳欽之言僉判在陳賑濟有功何不問其賑濟之
法乎令時面議曰已備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
與火耳義倉積穀數千石便可支散作院有炭數
萬秤酒務有柴數十萬秤依元價買之可濟中民
先生遂草疏放積欠又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

溝瀆此周官興工役以救荒之法也上從之穎州
又苦早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先生遣子迨與學
教授往禱之以龍骨至三更星斗燦然未幾雨鳴
簷矣迨有詩吾儕歸卧髀骨裂會友携壺勞行役
先生曰是兒也好勇過我次年春正月州堂前梅
花大開月色鮮霽同安郡君曰春月色勝秋月色
秋月令人慘悽春月令人和悅何不召趙德麟輩
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
真詩家語遂召令時與二歐同飲杭有西湖穎亦

有西湖先生初得穎有穎人在坐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言其務簡也秦少虛遂獻詩有云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故先生到穎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元祐七年徙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忽見一虎來噬先生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先生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先生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春吾豈不知爾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退時有歌者袁

綯卽天寶之李龜年也中秋先生與客遊金山月色如畫因携綯同登金山之絕頂妙高臺命綯歌水調歌頭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先生曰此便是神仙矣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尚書又遷端明侍讀二學士宣仁上仙甫七日忽有旨下光祿供羊酒若干欲爲太后太妃皇后煖孝先生上疏以煖孝之禮出於俚俗皇后舉動當化天下不敢奉詔有旨遂罷時程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先生謂其不近人情值國

西園存稿 卷之二十二
忌行香願令供素饌先生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
素願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先生
令其肉食於是范純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而洛
蜀之黨分矣司馬文正公卒程正叔以臆說歛之
正如封角狀先生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
一角附上閣羅大王者耶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
兩省官欲往奠司馬文正願曰子於是日哭則不
歌先生曰卽不言歌則不哭今賀赦了却往吊喪
於禮無害願曰司馬諸孤不得受吊先生曰願可

謂糗糟鄙俚叔孫通也不知何時打得破這箇敬
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願之奸未嘗假以辭
色或謂呂公著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願進退人
材二蘇疑願有力故極詆之於是願門人右司諫
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積不能平劾先生學士院
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
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
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
聞有怠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

過甚之失臣以爲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大漢
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畧神明不測宣帝
不足以過也今蘇軾爲考官不識大體反以媿與
刻爲議論非謗訕而何乞正其罪先生聞而自辯
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王巖叟亦各疏劾先
生獨呂陶言先生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
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一時士大
夫皆日程顥與朱光庭友而親先生常戲薄程顥
故光庭爲程顥報怨耳右司諫王覲言先生命詞

失輕重其事小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兩岐遂
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此大患也太后深然之
范純仁亦言先生無罪遂置不問及子由爲尚書
右丞右司諫楊康國復奏曰轍之兄弟其學乃務
爲儀秦者也其文章率務馳騁縱橫捭闔無安靜
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是又用一安石也
不報趙挺之亦奏蘇軾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
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揣摩之說近日
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

操筭漢之術爲問使蘇軾得志將無所不爲矣王
觀又言軾作呂大防制尤有悖慢其辭曰民亦勞
止庶臻靖康之期識者聞之爲軾股票先朝行免
役則以差役爲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
爲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決配稅戶顏章
兄弟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爲甚
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建言興收水利皆虛妄無
實而自以爲功奏請浚治西湖詹使捍江廂卒爲
長堤於湖中以事游觀於公私無所利害而賈易

又與趙君錫疏劾先生於元豐八年五月一日題
詩揚州山光寺爲欣幸先帝上仙先生疏辨曰臣
今省憶此詩是時臣方得請歸耕常州蓋將老焉
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
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
然蓋喜聞此語故竊記之於詩而書之當途僧舍
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豈敢復書壁上以示人
乎又其時去先帝上仙已及兩月豈山寺歸來始
聞之語乎葉夢得曰先生此詩乃聞新天子卽位

父老相傳喜見太平故曰聞好語而以子由之誌
先生墓爲誤欲告邁與迨改之恐未必然石林蓋
錯記先生和曾子開扈駕赴宣光殿詩輦路歸來
聞好語共驚堯顙類高辛之句也又有謂先生聞
宜興友人爲買得田宅故喜而曰聞好語者亦皆
臆說先生疏辨意自了然獨全集未載其疏故有
諸說耳先生疏又曰臺官黃慶基復祖述李定朱
光庭賈易舊說誣臣妄用潁州官錢失入尹真堯
及強買常州宜興縣姓曹人田地八年州縣方與
斷還不知曹姓田事係臣在黃州團練副使日罪
廢之中托親識投狀依條買得姓曹人一契田地
後姓曹人却來臣處昏賴爭奪臣卽時牒本路轉
運司是臣爲主牒愍見小民無知意在得財臣旣
備位侍從不欲與之計較曲直故於招服斷遣之
後却許姓曹人將元價收贖仍申尚書省及牒本
路施行慶基乃言是本縣斷還本人顯是誣罔今
來公案見在戶部可以取索案驗也疏旣上賈易
又有別疏以排先生宰臣執政具言易疏前後異

同并簽貼元疏進入曰賈易乃王安禮所善今群
失職之人皆在江淮間易實江士也來自東南今
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政事亦以申群怨之憤乃
詔與易外任以本官知壽州先生語晁美叔曰某
被昭陵擢在賢科一時魁舊往往爲知己上賜對
便殿有所開陳悉蒙嘉納已而章疏屢上雖甚剴
切亦終不怒使某不言誰當言者某之所慮不過
恐朝廷殺我耳美叔嘿然先生浩嘆久之曰朝廷
若果見殺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殺了我

後好了你相與大笑元祐八年八月先生繼室同
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年四十六卒於京師郡君
名聞之字季章通義郡君之堂妹王君錫之幼女
也哲宗新政先生又乞補外秋九月以兩學士出
知定州卽舉行范仲淹劉滬種世衡等爲定州時
守箭社法與錢濟明書曰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
樂而邊政頽壞不堪開眼大費鋤治近日逃軍衰
止盜賊皆出疆矣則弓箭社之功也紹聖元年就
定州任落兩職追一官知英州先生表乞舟行帶

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泛江倍道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未至英州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詳寓惠錄不具載先生寓惠凡四年有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又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之句又有一帖答獻蠓者極言蠓之美令叔黨勿傳宣恐北方君子皆求謫嶺海以分其味執政聞而惡之紹聖四年五月請授瓊州別駕呂化軍安置先生被命遂留家於惠州獨與子過徃儋時子由亦謫雷州紹聖四年五月十

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瓊六月十一日乃渡海時先生病瘳子由勸以止酒因和陶靖節止酒詩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初僦居官屋有司迫逐之無地可居偃息枕椰林中摘葉書枕椰庵銘畧曰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游鴻濛之鄉乎後買地於軍城南天慶觀之側結茆數椽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勞費不貲海南有五色雀俗人謂之鳳皇以爲雨晴之候先生在城南五色雀曾集庭下黎子雲輩見而異之先

生舉酒祝曰若爲吾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先生因賦詩具全集儋耳有兩井相去咫尺而異味名曰雙井先生酌而異之曰吾尋白龍不見乃家此水中乎當爲東坡一出俄見其脊尾如鰻銀色忽水渾有氣浮水面舉首如插玉筍久之乃泳而去張子脩太守因造庵井上曰思遠泉號洞酌有清水池先生種蓮其中胡銓記曰海南荷花常與菊梅相映又有動鑑閣亦胡銓取昌黎詩輕煖參差魚動鑑以名之也尊賢堂燕賓亭皆後人所建

皆詳寓儋錄有書咎王敏仲曰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畱手疏與諸子死卽葬于海外庶幾延陵季子瀛博之義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東坡家風也外此宴坐寂照而已與姪孫元九曰旅况罕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百物艱難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醬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苦行僧耳然胸中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答程天侔曰此間食無

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
未易悉數大幸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又嘗
試筆自書曰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
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八地在積水中
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
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
濟少焉水涸蟻卽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
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嘗訪
黎子雲留飲值大雨先生破雨而歸戴笠着屐群

犬皆驚吠嘗一日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所歌者嘯
通也臨婦年七十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先
生然之里人內呼此媪爲春夢婆復被酒獨行遍
至子云齋黎之舍有詩云投梭每困東隣女換扇
惟逢春夢婆隣女投梭卽在惠州卜筭子詞所賦
也又嘗從諸黎氏乞園蔬有一帖與諸黎云新臘
甚佳求一具謾寫一詩以折菜錢卽我本僂耳人
之詩也又登望海亭題柱間貪看白鳥橫秋浦不
覺深林沒暮潮冷齋夜話先生謂姜君弼唐佐末

見其母迎笑食先生棋榔余問母識蘇公乎母曰
識之然無奈好吟詩蘇公問秀才何往我言入村
落未還有包澄心堂紙公以手拭開書滿紙囑曰
秀才歸示之今尚在余請讀之醉墨歛傾曰張睢陽
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先生自道也見女人食棋榔簪茉莉詩曰暗麝着
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棋榔又詩曰四時俱是夏
一雨便成秋皆實錄也海南人嗜食牛先生嘗爲
嗜牛賦序曰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爲甚客自言高

化載牛渡海旣至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
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以巫爲醫以牛爲
藥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
者中國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
也先生嘗書此語以貽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
鄉人之有知者先生流轉海外旣無與晤語又闕
書籍從黎子雲得柳子厚詩文數冊與陶靖節集
常置左右目爲南遷二友有書與友人曰兒子比
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

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爲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先生自言居僂耳目啗薯芋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獨尤喜爲詩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吾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吾前後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集爲一卷令子由序焉偶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果如吾言寫吾

平生所作八賦當不懸悞一字旣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先生嘗與軍使張子中同訪黎子雲欲釀錢作屋名曰載漚堂後人祀先生像於其中元廉訪使周伯琦書碑文列堂東隅堂下乳泉井枕柳庵茉莉軒今皆湮廢遺趾尚存是年五月以皇子恩大赦量移先生於廉州安置六月過瓊有犬曰烏喙先生遷合浦過澄邁烏喙皆泅而濟焉有烏喙詩具全集時志林未成募得書傳十三卷八月二十八日作木柅下水歷容藤至梧與

子適約搬家至梧相會時迨亦至惠州元符三年
先生過廉舟中夜坐見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
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
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
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
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後有書與文彥博曰所著
書事定重複尋理十以七八矣到黃州欲寫數
本留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
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托以必傳

者莫若獻之明公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忌道
老而能學也是歲大赦北還遂有舒州團練副使
永州居住之命行至英州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
局觀任便居住先生嘗自言馬夢得與僕同歲月
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僕與夢得爲窮
之冠卽吾二人而夢得又爲冠故建中靖國初韓
曾二相爲政元祐諸人不復召用者亦補大藩惟
先生兄弟獨領宮祠以終其身先生有詩五畝漸
成終老計九重重新掃舊巢痕又遙知叔孫子已致

曾諸生蓋反言當事不能致其兄弟也新掃舊巢
痕者兄弟舊日所任官職皆削除也過廣州朱行
中爲太守先生請服帽相見先生在嶺海間已七
年矣徽宗卽位建中靖國元年元日至韶州太守
狄咸新作九成臺先生爲銘具全集時先生六十
有六矣至贛上寓居水南過郡城携一藥囊遇有
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艤舟吳城山順濟龍
王祠下旣進謁逍遙江上得古箭鏃槩鋒而劍脊
其廉可剗其實則石也先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
楛矢石碧肅慎氏之物也何爲而至此哉左右傳
觀失手墜于江中乃禱於神願復得之當藏廟中
爲往來者詭異之觀旣禱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
先生於是卜居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
士人邵民瞻時時相與策杖訪山水以爲樂邵爲
先生買一宅緡五百先生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
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聞婦人哭聲極哀與邵
推扉而入則老嫗泣自若問嫗何爲悲傷至是嫗
曰吾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

不肖舉而售人吾今日遷徙至是以百年舊居一日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問其故居所在卽先生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先生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於東門外先借得裴氏宅又有言龍舒有官庄可買者子由苦勸歸許欲借王幼安宅後在眞州有言北方多事決不可往穎昌近地居者以相忌安排攻擊北行漸近決

不安靜遂決志居常州書報子由借得孫氏一宅極佳浙人相善決不失所也時欲遣子邁注官迨搬家過不離左右先生初入荆溪有樂死之語六月白儀眞渡江而先生病矣錢濟明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濟明日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托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得一見而訣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失鑰匙濟明日某獲

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是也卽遷寓孫氏館濟明
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間出嶺海詩
文相示時發一咲覺眉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
七月十三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硯試爲
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
桂酒頌自爾疾遂日增先是哲宗嘗問左右蘇軾
觀朝章者何服對曰道衣南行時帶一軸彌陀曰
此軾往西方公案也疾將革徑山老惟琳來候先
生日萬里嶺外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非

命也乎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後二日將屬
續聞根先離琳叩耳大聲曰端明勿忘西方先生
言西方不無但個裏着力不得語畢而終黃魯直
答王周彥書曰東坡先生遂捐館舍豈獨賢士大
大悲痛不能已所謂人之云以邦國殄瘁者也然
人自常州來者曰見東坡病極時索沐浴改朝服
與徑山長老談咲而化其胸中固無憾矣先生訃
在京師士大夫及門人多有祭奠惟李方叔文曰
大不容升高爲累阜大石土鑿平生忠義之心

名山大川遠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盟傷
聞所未聞吾將安放此數語人無賢愚皆傳誦之
張未時知潁州爲舉哀行服出俸於薦福寺修供
以致尊師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別駕至宣和間
有梁師成者方用事自謂先生遺腹子待叔黨如
親兄弟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
黨緣是多散金卒游泆以喪其身先生故穎悟絕
人喜讀書夜嘗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倦
而後寢嘗讀陶淵明詩愚生二季後慨然念黃虞

得知千載事尚賴古人書兩和之以見志言看書
如服藥藥多力自行又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送
安惇詩云讀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謫
居海南苦遠不可多得書盡賣酒器以供衣食獨
有一荷葉杯工製美妙畱以自娛然又好書鄭會
老語先生當於海舶載書千餘卷以借之乃以荷
葉杯贈焉最喜讀史書與其姪千之曰去歲作考
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爲益不少
或有疑先生不喜司馬史記者王荆公嘗稱先生

表忠觀碑似史記諸侯年表此豈不喜子長乎劉壯輿摘歐公五代史僞謬處以示先生先生曰往歐公著此書初成王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爲之余曰軾雖工於言語不是當行家固辭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余所以不敢當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後於今日耳故先生嘗與張嘉父書曰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先生獨不喜諛墓以全集考之誌墓者凡七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文定公此外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文定公者嘗準敕差撰故同知樞密院事趙公神道碑并書先生疏辭之曰司馬溫公行狀以溫公會爲臣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蜀公撰墓誌者爲蜀公與臣父平生交契至深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以奉詔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自謂老病廢

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全集
未載其疏歐陽文忠公初薦老泉欲朝廷不次用
之富韓二公當國獨富公持之不可曰姑少待之
故止得試銜初等官老泉不甚滿意再除方得編
脩太常禮書元祐間富紹庭欲從先生求爲富公
神道碑久之不敢發其後不得已而言一請卽諾
人皆以此多先生也先生嘗自言作文大畧如行
雲流水初無定質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晁叔用曰東坡如毛嬙西

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
蒼曰東坡作文如天花變見初無根葉不可
李端叔曰東坡文如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
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電之驟作奔騰洶湧之
掀擊暫行忽止出入先後聳日時之壯觀極天地
之變化先生亦自曰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
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
無踰此者故黃魯直謂東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先生謂魯直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

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
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
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
付授也教人作詩曰熟讀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
盡在是矣又曰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
十年轉覺無交涉又曰橫口出常言矩度法前軌
人言非妙處妙處正在是又曰當使氣象崢嶸五
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故數和陶靖節詩喜
其平淡也南遷以後詩則全類杜少陵亦老而漸

熟耳然才力高強往往奔軼於繩墨之外珊瑚鈎
詩註東坡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晚學李太白
得意處酷似之稍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詩林廣
記子瞻詩如武庫乍開干戈森然不覺令人神懣
仔細檢點不無利鈍與柳耆卿皆以填詞頡頏一
時士論互異先生偶問一伶人曰我詞何如柳學
士伶人曰學士那比得相公先生驚曰何故伶人
曰相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綽板唱相公
的大江東去學士詞却着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

曉風殘月先生撫掌大笑時有方惟深子通者以
 詩行吳中蓋晚唐人口吻絕不喜先生詩至云淫
 言褻語使驢兒馬子決驟胡文仲連日清寒入山
 骨草木盡堅瘦此亦佳句子通曰政多自然有一
 句半句道得蓋先生揮射流華詩文殆無逝者故
 子通有私憾焉先生以詩文名世卽四藝亦知之
 張芸叟使遼宿 館中有書先生老人行於壁

者書肆中亦有刻先生詩數十篇名大蘇集芸叟
 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 都逢著 問大蘇莫

把文章動 恐妨談笑 江湖先生聞之次其
 韻以寄芸叟曰 羶毳年來亦甚都時時 問三

蘇誰知老病渾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然先生詩
 文徃徃有用事錯誤者如洗厠膾作膾厠以玉奴
 爲潘麗華以飲上池水爲君公以摸金爲中郎以
 昌陽爲菖蒲以玉鈞斜爲徐州戲馬臺以序點爲
 揚解者三之類不能盡舉蓋以萬斛之泉倒峽而
 出縱手信筆不暇檢點讀之皆斐然成章人亦不
 暇致疑非後輩所宜學也先生少時手抄經史皆

一通每一書輒變一體其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
 來自言遇天色明煖筆研和調便宜作草書數紙
 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
 發之也其書如華岳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
 錘不自知其妙也少年喜二王書圓勁有韻大似
 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真行相半則
 去羊欣薄紹之不遠而為顏魯公者亦不一王履
 道謂先生書劍拔弩張驥奔猊抉故時有之而恣
 意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
 霏霏非如甘雨之霖蕭疎掩映熠熠如從月之星紆
 餘婉轉纏纏如縈繭之絲叔黨曰先公豈以書自
 名者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胸中而應之以
 手故不見其有刻畫之意而端冕章甫若有不可
 犯之色也亦有謂先生書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
 瘦妙如宋景文之鐵線者倪思曰魯直多縱筆元
 章多曳筆子瞻多卧筆行草尚可若作小楷如黃
 庭樂毅則不能矣又有議先生用筆不合古法者
 彼益不知古法從何而來爾或云先生作戈多成

病筆又腕着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黃曾直曰遠
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
之耳先生自言王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
學之則無法某書作意爲之頗似蔡君謨稍得意
則似楊風子更放則似言法華又有二十餘年平
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邁迨過諸郎
入袋中日手澤袋謂死而後可出示人也蓋古人
以文章名世者類不工書先生善書出於天性以
學問文章之餘鬱鬱芊芊發於筆墨間他人終莫
能及也彭城以前猶可僞至黃州後掣筆極有力
可望而知真僞矣先生與子由論書曰吾雖不善
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自謂不學可余按先
生翰墨經崇寧大觀禁毀至宣和間幽人釋子所
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輪積天
上丙午 犯闕輪運而北紹興之初獨中貴任
源家所藏幾三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
記行書南遷乞乘舟表與酒子賦又先生諸孫藏
有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記而加老放畢少董

處有責呂惠卿謫詞王信仲家有海外祭妹德化
縣君文何遠家有東坡先生無一錢詩及醉草十
紙趙德麟嘗跋公書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語
爲不虛也米元章嘗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
以書名世者幾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
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
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亦非知先生
者也先生所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倪石皴亦奇
怪如其胸中蟠鬱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或問
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曾逐節生耶自謂墨竹
得文與可之法與可亦謂吾墨竹一派在徐州又
作寒林自謂入神品以其胸臆宏肆但蘭陵胡世
將家所藏畫蟹瑣細毛介曲屈芒綫無不備具亦
信心不踰矩也題郭祥正壁曰枯腸得酒牙角出
肝膽槎芽生竹石前此未有作墨木者先生作之
曰欲後人知之耳山谷曰東坡墨戲水活木潤與
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者與可以書
法畫竹黃庭堅以畫竹法作書先生則兼二法而

風枝雨葉偃蹇欹斜疎筱勁節亭亭直上畫法書
法皆具在毘陵舟中嘗作怪石古木與買耘老曰
遇饑時輒開看還能飽否若吳興人有好事者能
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便可贈之不
爾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徽宗嘗
親臨寶籙宮醮筵啓醮道士拜章伏地久之方起
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
畢始能上奏章故也上嘆訝之問曰奎宿何神所
奏何事對曰此奏不可得知然此宿乃本朝之臣
蘇軾也上大驚因弛崇寧之禁且欲翫其文詞墨
跡一時士大夫去從風而靡矣光堯太上皇朝盡復
先生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孝宗尤愛其
文乾道初梁承叔子任掖垣兼講席宿直召對上
因論文問曰近有唐庚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
梁奏曰臣未之見上曰朕有之命內侍取以示之
至乾道九年上遂爲軾御製文集序贊命有司與
集同刊又得先生詠陳朝檜詩勒石於杭之栢堂
因贈太師謚文忠又賜其曾孫嶠出身擢爲臺諫

侍從先生喜獎與後進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
使其有聞於世而後已受其獎拂者亦踴躍自勉
樂於進脩終爲令器雖非其徒如吹將草木作天
香之雲秀知有人家在翠微之妙總及仲殊之曲
惠聰之琴皆咨嗟嘆美如恐不及故嘗自言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由晦默
少許可嘗以此裁之先生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
個不好人先生故好施歸陽羨時絕祿已數年受
梁吉老十緡百絲之贖李憲仲之子以四喪未舉

來見先生盡以贈之且贈以詩云推衣助孝子一
漑滋湯旱誰能脫左驂大事不可緩又章季默以
三喪未葬見告先生亦有以助之有詩不辭毛粟
施行自丘山積其高誼蓋出於天性也先生又喜
談養生自言平生於寢寐時自得三昧初睡於床
上安置四體無一不穩處有一未穩須再安排令
穩既穩或有些小倦痛處畧按摩訖便瞑目聽息
既勻宜嚴天君四體雖復有痾癢亦不少有蠕動
務在定心勝之如此食頃則四肢百骸無不和通

睡思既至雖寐不昏每日五更初起櫛髮數百類而盡服裳衣畢於淨榻上再用此法假寐數刻平明吏徒既集一呼卽興冠帶上馬率以爲常先生曰天下之理能戒而後能慧蓋慧性圓通必從戒謹中人未有天君不嚴而能圓通悟覺者有東人喬全者自言數百歲曾與晉賀水部季真游且言賀嘗見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聞先生大喜全時貧甚先生囊中得二十縑贈之作五詩使全寄賀子由亦同作全去訖不復見或傳妄人也晚又因

王叢得姚丹元者直以爲李太白化身贈詩數十篇待之甚莊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不肖爲其父所逐去事建隆觀一道士有口好大言作詩間有放浪奇譎語浮沉淮南屢易姓名後復其名姓爲王釋宣和末復爲道士名元誠力詆林靈素爲靈素所毒嘔血死先生初不能辨也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云在宋爲蘇軾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猶黃帝時爲火師周時爲柱下史總一老聃也然先生又

數言前身爲戒和尚爲妙高臺僧爲壽星寺僧生平多與佛子游謂張商英曰釋氏之徒佛教所繫不可以庶俗待之或有事至庭下吾徒當以付囑流通爲念與之濶畧可也故生平文字見於禪那者十常三四黃曾直曰此老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刺語又有脩丹贊有養生傷有龍虎鉛汞說有胎息法有藏丹砂法其說甚辨得食無核棗又得食石芝不但爲嚙頭禪亦且爲無漏仙矣及和沈東老詠回山人石榴皮所書詩曰世俗那知貧是病神僊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畱佳客不問黃公學素書而詠菖蒲澗含咲花亦曰却咲秦皇欲學僊故徐俯曰東坡諫諍議論真能殺身成仁其視生死旦暮耳豈不曠達而欲希長生不死則不敢知也先生蓋不得志於一世有所托而逃焉姑以消其不平故時而歸佛時而歸僊莊周所稱因之以曼衍而窮其天年者也黃面叟壽牛公其如東坡居士何先生喜譌徃徃見於文字間令人絕倒故群小皆謂先生輕薄虛誕類市井俳優不知先

生之善戲謔亦有斐君子詩人所不廢也應時而出隨機而變因人而施矢口而成千載之下讀之亦無不絕倒者先生嘗以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遍歷侍從及出守錢塘別文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先生上馬笑曰若遠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 確車葢亭詩作注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者蓋取毛鄭孫詩分六義也亦巧於謔矣大通禪師者操行高潔人非齋沐不敢登堂先生一日挾妙妓請之大通愠形於色先生乃作南柯子一詞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頰先生曰今日叅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眨睂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先生與姜至之同在友宴姜先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藥名因指先生曰君藥名也問其故曰子蘇子先生卽應聲曰君亦藥名若非半夏定是厚朴姜詰其故先生曰非半夏厚朴何以云

姜制之劉貢父觴客先生有事欲先起劉調之日
幸早裏且從容先生曰柰這事須當歸皆二果名
一藥名也貢父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得大
風惡疾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先生曰
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
誤質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
其父曰某拙於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
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耻其父大喜卽擇日具
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矣所恃以爲窮
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游學倘或僥倖改換
門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
友與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
也蓋譏先生前逮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
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絕口先生卽應之曰某
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曾有召夫子食者旣出而群
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子
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去子之他出相從
尋訪親舊因之閱市否衆忻然許之於過闌闔未

及縱觀而稠人中望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踣越逸無一畱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閉卽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群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蓋譏貢父風疾之劇以報之也陳后山叢說謂世以癩疾鼻陷爲死證也石塔乃市中刑人所豎經幢欲化度被刑者今爲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名之遂共呼爲避孔子塔原非杜撰也是貢父以和賊詩譴先生亦爲虐矣宜先生之虐於譴貢父也先生又嘗倣列禦寇莊周寓言借名艾子蓋曰此七年之病所宜求也凡四十事中有數事可以隱諷一時者內有言趙以馬服君之威名擢其子括爲將以拒秦武安君白起艾子聞之曰昔有人將獵而不識鶻買一鳧而去原上兔起颺之使擊鳧不能飛投于地又颺之投於地至三四鳧忽蹒跚而人語曰我鴨也殺而食之乃其分柰何加我以提擲之苦乎其人曰我謂爾爲鶻可以獵兔耳乃鴨耶鳧舉掌而示笑以言曰看我這脚手可

以禡得他兔否時艾子有從禽之僻畜一犬能搏
兔艾子每獵必牽犬自隨獲兔必出其心肝以與
之凡獲一兔犬必搖尾以視艾子自喜而待其飼
也一日出獵偶兎少而犬饑草中二兎躍出鷹翔
而擊之兔狡翻覆之際而犬已至乃誤中鷹斃焉
兔已逸矣艾子忽遽將死鷹在手歎恨犬亦如前
搖尾而自喜顧艾子以待食也艾子乃顧犬而罵
曰這神狗猶自道我是乎艾子爲菖守一日聞白
起爲將伐菖菖之民悉欲逃避艾子呼父老而慰

妾之曰汝且莫逃白起易與耳且其性仁前日伐
趙兵不血刃也及長平坑趙衆四十萬兵圍邯鄲
諸侯救兵不敢前平原君無策家居愁坐顧府吏
而問曰相府有何未了公事吏未對新垣衍在坐
應聲曰唯城外一夥竊盜未獲爾艾子去而之齊
齊宣王問曰吾聞古有獬豸何物也艾子對曰堯
之時有神獸曰獬豸處庭中辨群臣之邪僻者觸
而食之艾子對已復進曰使今有此獸不必於門
外山食矣艾子居齊其鄰皆鄙人也聞二人相謂

曰吾與齊之公卿皆人而稟三才之靈者何彼有智而我無智一曰彼日食肉所以有智我日食麤糲故少智也其問者曰吾適有糶粟錢數千姑與汝日食肉試之數日復又聞彼二人相謂曰吾自食肉後心識明達觸事有智不徒有智又能窮理其一曰吾觀人脚面前出甚便若後出豈不爲繼來者所踐其一曰吾亦見人鼻孔向下甚利若向上豈不爲大雨注之乎二人相稱其智艾子歎曰肉食者其智若此鄒忌子說齊齊王命爲相居數

月無善舉艾子見淳于髡問曰鄒子爲相之久無善舉何也髡曰吾聞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爲相必以手捫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自是默默而已豈其是歟艾子曰君過矣彼毛手只擇有血性者捫之艾子一日晨出見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相聚而泣因問之其人曰吾皆齊之貧民今有至冤欲訴於丞相辨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口此由丞相非士師可辨艾子曰何事其人曰吾所業乃印求雨龍與指日變

也今丞相爲政數年率皆春及夏旱僕印賣求雨
龍纔秋至冬又多雨潦印賣指日蠻以足衣食此
皆前半年取逋債印造及期無不售者去年冬大
雪接春又陰晦霖霖數月人皆求晴吾數家但習
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秋時剩下指日蠻遂
專其利豈不爲至寬乎艾子曰汝所印龍當秋却
售也此乃丞相恐人說變理手段年年一般今年
且要倒過耳齊宣王時人有死而生言在陰府時
見閻羅王詰責一貴人曰汝何得罪之多也則曾

齊人侵魯汝只遣萬人往應之皆曰多寡不敵必
無功必枉害人汝悞而不從是以齊兵衆魯之萬
人皆死又某年某月饑汝蔽君之聰明遂不發廩
死數萬人又汝爲人相職在變理陰陽汝爲政垂
戾多致水旱民被其害此皆汝之罪也季氏叩頭
乃服王曰可付阿鼻地獄艾子聞之太息不已門
人詫曰先生與季氏有舊邪何歎也艾子曰我非
歎季氏也歎閻羅王也門人曰何謂也曰自此安

得獄空邪此皆善謔而不爲虐者也有關世道

可謂之市井俳優乎小說家有言先生父子兄妹間亦喜謔者有妹善詞賦額廣而凸先生嘗以詩戲之曰蓮步未移香閣下梅粧先露畫屏前又有云脚踪未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妹亦以詩答曰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又有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流到嘴邊以先生多髭髯也一事而所傳之詩不同如此已可疑矣兄妹之間以詩相戲語皆近於狎褻殊不雅觀

此必後人好謔者見先生善謔証爲先生之名以傳耳又老泉一日家集舉香冷二字一聯爲令首唱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先生及于由皆已翻應其妹曰叫月杜鵑喉舌冷宿花蝴蝶夢魂香先生有祭亾妹德化縣君文不知卽此妹否若此冷香詩及戲兄詩果出於其口則此妹恐非貞婦矣又有云妹嘗代婢作愁苦詩答秦少游此妹卽歸秦少游者余閱淮海集少游妻行狀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少游與傅彬老書曰老蘇

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君則僕嘗身
事之矣中書補闕謂二蘇也少游果娶二蘇之妹
何爲有此言乎卽老泉祭亡妻文止言六子惟軾
與轍僅存竝未言有女歐陽永叔誤老泉墓誌亦
云生三子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亦早卒而先
生亦嘗有書與李方叔曰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
秦黃晁意天不愛寶所獲竝未艾也是二蘇之妹
皆亡於二蘇未登第之前而曾直與少游皆坡公
出仕之後所獎拔者安得以少游爲二蘇妹婿而
以詩相謔者爲先生之妹耶

西園公曰天之降大任於先生何若是之篤也夫
千古盛事不朽大業此天之大任也天以此大任
畀於人非困心衡慮拂亂所爲安能雕琢其章金
玉其相以薄日月纈雲霞充塞天地而照耀千古
乎彼二蟲者何知以爲公爲卿爲大任此亦一時
之大任天之簞食豆羹耳一妄男子能詭遇者天
亦將降之無災無害自勝任而愉快矣是爲公卿
者一何逸爲東坡先生者一何勞也今之君子亦

喜逸而惡勞乎孰得孰失請以問諸後世所不知者何人

朝雲傳

朝雲錢塘人錢唐故住麗地自南齊蘇小小以聲色才情爲諸名流所狎嗣是錢唐樂籍中佳麗相繼輩出凡官錢唐者臺司逮幕僚初上及滿諸樂籍皆得日侍杯酒奉巾櫛如白司馬代營妓賦詩寄嚴郎中之類不可枚舉熙寧七年東坡判錢唐遂納朝雲時朝雲年十二耳不知朝雲隸樂籍幾何時當是譚意歌先爲名妓丁婉卿所得而後歸先生然亦與馬娉娉周子文胡楚龍靚輩魚貫而

進尚未朝文執箕帚也先生嘗有一帖云王十六
秀才遺拍板一串意余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
有用陪傳大士唱金剛經耳黃魯直跋之此拍板
以遺朝雲使歌公滿庭芳亦不惡不知爾時馬娉
娉諸人與數個捺粉虞侯皆何在而先生自言家
無歌人豈諸人皆還迷香洞抑五日京兆判斷不
難九尾野狐從良任便之後鄭容高瑩皆已落籍
先生溫柔鄉中惟一朝雲耶一日先生食罷捫腹
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
都是文章先生不以爲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智
術先生亦未以爲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都
是不合時宜物先生捧腹大笑其慧而敏如此最
後又有琴操者亦擅名樂籍通佛理美言詞先生
數屬意焉偶集諸妓宴湖上先生戲語琴操我作
長老汝來叅禪琴操敬諾先生問何謂湖中景對
日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
人對日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
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驚殺鮑叅軍究竟何如

琴操不對先生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後遂削髮爲尼時朝雲在側蓋戚戚心動矣朝雲初不識字忽學書粗有楷法元祐七年從泗水比丘尼義冲受佛經亦能了了而同安郡君次年遂卒紹聖二年先生謫嶺外不復問集茲膏家妓數人皆相繼烏獸散亦不復採葍蕪故先生詩與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而朝雲不忍風流蘇學士白頭形景相吊也獨依依不去勝於商人婦遠矣先生喜而贈之以

詩有卅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之句序曰世謂白樂天有鬻駱馬放楊柳枝之詞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劉夢得有詩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樂天亦曰病與樂天相伴任春隨樊素一時歸則樊素亦竟去矣余有數妾四五相繼別去獨朝雲隨余南遷因讀樂天詩作此戲之紹聖元年十一月也先生又有婦人嬌詞贈朝雲好事心腸着人情態這些子千生萬生只在先生之鍾情至矣紹聖三年朝雲年三十有四七

月五日以疾卒於惠州事先生二十三年矣止一
子遜小名幹兒暮而夭先生苗而不秀之詩所爲
悼也故朝雲之卒也合掌誦六如偈遂絕蓋嘗讀
先生首斷故應無着者水消那復有水知主人苦
苦令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而得悟者也先生爲
文薦福曰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棲賢之下是年八
月葬于惠州西湖上棲禪寺之東南葬三日其靈
蹤徃徃見於道路生西湖而葬西湖卽客殯亦首
立也豈偶然哉嗟嗟先生嘗爲呂文惠喪妻安氏

作惜春詞蓋文生於情者通義同安兩君皆先生
異穀同穴未嘗悼其亡僅於元符庚辰上元日示
過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語公自跋云爲同安君
季章而已卽能詩之春娘且不難割愛與蔣使君
換馬及春娘觸槐死亦未嘗臨而憐之獨戀戀一
朝雲無已時悼之以詩凡三章至云高情已逐曉
雲空不與梨花同夢朝雲可以瞑矣豈以朝雲未
嘗一登殘月曉風楊柳岸之渡耶楊文懿公志惠
州以朝雲與兩郡君皆同姓不書朝雲之姓復以

朝雲爲兩鄰君之媵余按春秋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杜預注媵送也戴侗注六書媵以子女從嫁也朝雲生于宋英宗治平二年時先生判鳳翔何從得朝雲通義同安皆眉州青神人安所得朝雲而媵之先生納朝雲時通義捐帨已十年矣同安君入室應在朝雲未歸之前又安得以朝雲爲媵也惟是朝雲遺事見於他書者皆以爲錢唐名妓田公汝成西湖遊覽志亦言朝雲爲妓子藝故博當不妄且先生悼朝雲詩亦云舞衫歌扇舊姻

緣是朝雲初隸樂籍後爲先生家妓乃爲妾無可疑卽樂籍亦何足諱文懿公理學名臣也室中有河東獅子時時作吼雖有姬侍不欲先生以妓爲妾故不以妾書朝雲而書曰媵獨不聞范文正公慶朔堂前有小鬟點絳唇詞出于韓魏公阮卽歸錦堂春詞出於司馬溫公乎夫鍾情正在我輩文懿公於此興亦不淺不復憶過寶安同舟山人譚清海賦催粧詩何也嗟嗟朝雲之爲惠州土也一百八十年始見夢于孫仲衍又二百五十年復見

夢于西園公謝希孟曰自遜杭機雲之死而天地
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其朝雲之謂
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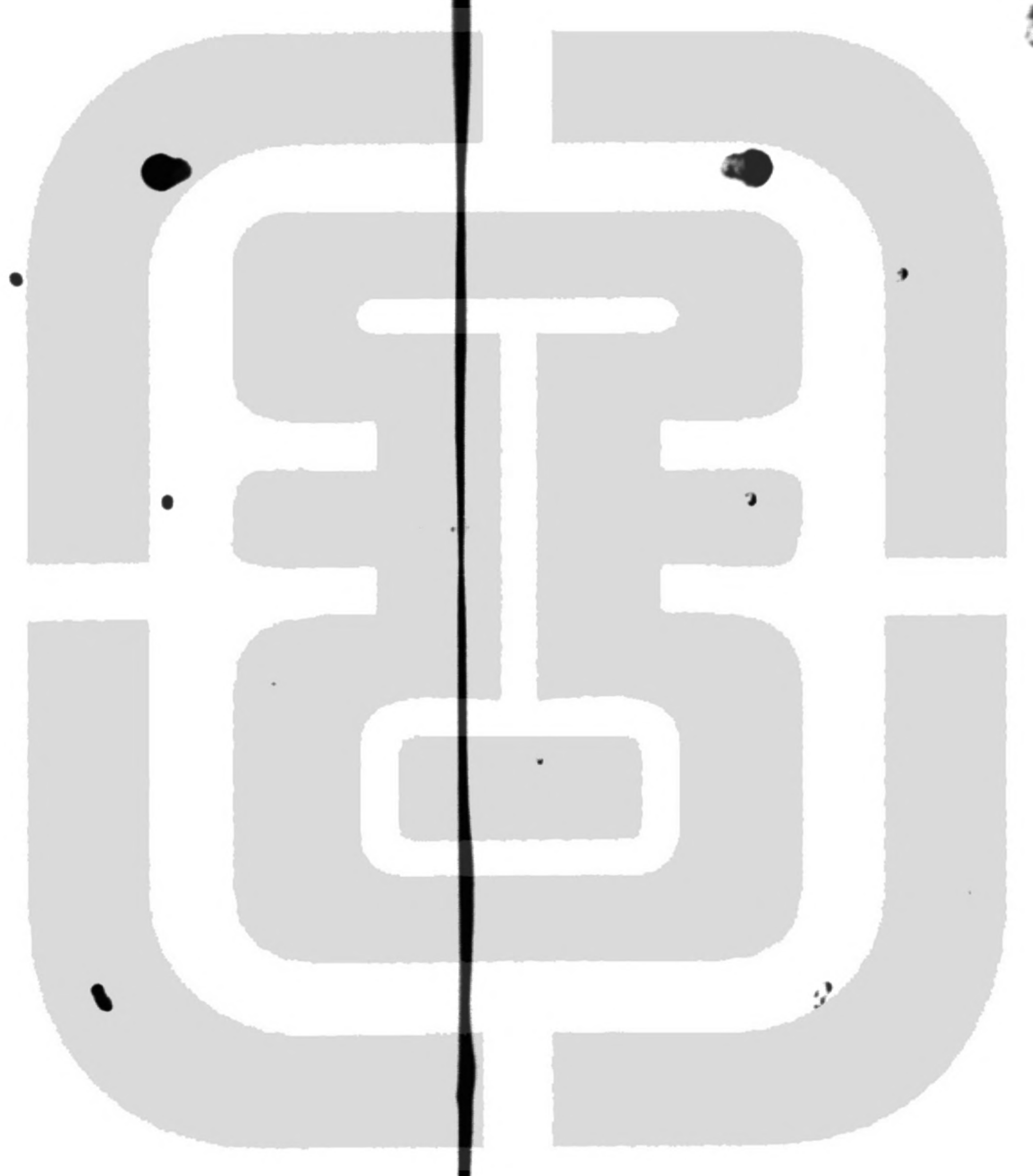
西園公曰讀佛本行經而誦偈言婦人敬是樂敬
爲樂最上無敬唯有色如樹無有華而深幸朝雲
之事蘇先生也范文正公亦磁石引針者守杭時
錢唐令韓玉汝任滿當赴調戀戀一營妓數月不
發文正公遂餞之江上令其妓待飲公密語舟人
候玉汝醉卧給其妓登岸卽解纜去公亦善處人

去出啼笑之間矣第不知玉汝醒而問慶朔堂小
鬟舟人何詞爲文正公置對後玉汝歷職仕有聲
當時謂文正公能愛惜人才此蘇先生所謂糗糟
鄙俚叔孫通也藉令玉汝得蘇先生守杭則飛燕
女史伴伶玄矣蘇先生判錢唐於文正守杭之日
其愛惜先生當百倍玉汝繫我朝雲能不爲杭州
上乎春娘曰爲人莫作婦人身百年歡樂由他人
此朝雲所爲夢中語孫仲衍鎔金鑄子期買絲繡
平原也

西園石經

卷之三十一

九



Small handwritten marks or characters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Small handwritten marks or characters in the middle left quadrant.

Small handwritten marks or characters in the lower left quadrant.

Faint rectangular impression or mark in the lower left quadrant.